

蔡军：我是我身体的主人

蔡军其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男人。但他太沉默，往人群里一扎，几乎注意不到他。就像他老婆经常骂的那样：「瞅你那怂样！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！」

每天吃完饭刷碗的时间都是蔡军最煎熬的时光。他总是花很长的时间慢慢擦洗每个碗盘，盼望时间能过得再慢一点。

对于「交公粮」这件事，妻子已经不满太多年。只要一提到这里，说出来的话就刻毒得不堪入耳。更何况，今天晚饭时，妻子又提起自己在单位受到了不可忍受的羞辱：「我说我们不是要不上孩子，我们这叫丁克，酷着呢！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的吗？我这是给你留面子，你呢？给脸要脸吗？」慢慢洗着碗，妻子又在外边骂起来：「你是洗碗呢还是绣花呢？洗个碗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，公鸡都快叫唤喽！」

蔡军洗完碗，马上被疯狂地赶着去洗澡。洗完澡，钻进被窝，他知道今天是逃不过了。洗完澡的妻子不浪费时间，直接爬上蔡军。还没擦干的皮肤的触感使他泛起一阵厉害的恶心，他不由自主地想把妻子推开。

「你再推一个试试？」妻子怒极，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。「什么什么都不行，你还配叫个人吗？」

蔡军浑身发冷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成事。事毕，妻子平躺着，想要蔡军的种子种进她的肚子里。嘴里还在说：「我真是太心善了，我人太好了。换了别的媳妇，真能给你生出儿子来，你敢信是你自己的儿子吗？怂包！」

蔡军被这样骂，从不还口。妻子说得也没有错，像他这样懦弱、无能的男人，她愿意嫁给他已经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。

第二天早晨去上班时，他听到同事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网上的一个新闻。

「有一个女的跑到警察局去报案，说她老公强奸她。你们说是不是有病？」

「两口子吵架，动不动就闹到警察局去，当警察都闲的啊？」

「婚都结了，干那事还叫强奸吗？依我看这女的就是矫情。」

「要说家暴，咱都听说过。强奸算怎么回事？」

蔡军在公司很少出声。但今天，他突然说：「我觉得那女的挺可怜的。」

同事们都愣愣地看着他，就像看到一匹马突然开口说话似的。

「蔡总这是有切身体会？」说话的这个男同事，长得最强壮，嘴巴最毒。另一个女同事说：「我看小蔡长得确实不错，是不是被人看错了当成女的了？」

同事们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，谁也没有把自己说过的话当真。

蔡军却感受到巨大的痛苦。虽然这痛苦已经持续了太多年，他早该觉得麻木，今天却像被揭了疮疤似的剧痛起来。

这时，他又接到了妈妈的电话。

「你爸六十大寿，你也不回来？」

「嗯，工作忙，请不了假。」蔡军拿出千篇一律的借口来搪塞。

「真是白把你养这么大，今天你孙伯伯、王伯伯还都问呢，说蔡军儿怎么一点儿也不顾念父母？」

听到这句话，蔡军的身体不可自控地抖了起来。他一句话也不想跟妈妈说了，连忙说：「开会了，回头再说。」

也不算撒谎，部门确实开会了，要介绍新来的销售总监。谁知蔡军打眼一看，竟然是老熟人。

「哟，蔡军！」老熟人见了她，主动热情地打起了招呼。

新总监是蔡军的发小，叫张文。他的父母跟蔡军的父母是同一个厂子的工人，从小两人都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。张文的父母年轻时跑厂建，他吃百家饭，还在蔡军家里蹭过好久的饭。

对蔡军来说，来自老家的任何人都带着痛苦的回忆，倒是唯有张文是个例外。没别的，张文从来没有欺负过他。因为在他家蹭过饭的缘故，还一直把他当哥们。

下班后蔡军给妻子打电话，说老朋友重逢，一起去喝场酒——总算有了借口，蔡军当然也乐得不回家。不知为什么，席间蔡军觉得张文有点不一样了。他变得更开朗，也更温和。聊一聊才知道，他过得也不算好，先离婚、后裁员，现在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

「我前妻许苑，你记得吗？因为她的关系我去了一个心理治疗机构，才发现，咱们男人其实也特需要心理上的安慰。老死撑着，撑出大问题了，自己都意识不到。」

张文对蔡军的生活一无所知，但这番话却说进了蔡军的心坎里。张文说：「我自己觉得倍儿痛苦，原来只会胡乱瞎搞，其实只要觉得痛苦时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了。」

「我已经痛苦极了，快要支撑不住了。」蔡军心里想。但他的痛苦从未对任何人说出口过，更不要提很久不联系、又是老乡的张文了。

第二天上班时，他根据张文说的「成人幼儿园」上网去搜索，翻了半天才翻出一条联系方式。下班后开车回家，他像往常一样停在车库抽烟。这是他每天唯一能安静独处的时光。掏出手机，打电话给「成人幼儿园」的蒋红英校长。

「……我……我想去您那里，行吗？」不善言辞的蔡军不知如何诉说，只能没头没尾地说这样一句。

「欢迎你，任何时候都可以。」蒋红英校长的声音像温柔的手，使蔡军感受到了奇异的舒服。

说服自己花了几天时间，请假又花了几天时间，等到他真的到蒋校长那里去报到时，已经半个月过去了。蒋校长却像没有这回事一样，平静温和地接纳了他。

「我……已婚，没有孩子，压力挺大。」他吭吭哧哧地自述。

「这种压力让你心里很难受吧？」蒋校长问他。

「嗯。我不愿意跟我妻子过夫妻生活。」

「那……如果你不愿意说，没关系，你不愿意过夫妻生活，你妻子是怎么做的呢？」

「她压力也大，也想要孩子，所以有时候就挺粗暴的。」

说到这里蔡军笑了起来。这样的事任谁听来都是一个笑话，但对蒋校长来说，信息已经足够了。她没有笑，坚定地望着蔡军的眼睛说：「我欢迎你来我们这里，如果你不想来，我还要反复劝你。你的任务就是：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，请你们尊重我。」

蔡军进入了「成人幼儿园」。他心里很忐忑。张文的前妻也在这里，会不会把他的事情告诉张文？他观察到在这里的人状态都很有意思，像小孩儿似的。他们拉着手，有时候拥抱，这些让蔡军觉得害怕。一进入教室他一眼就认出了许苑。因为害怕人，他反而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模样。可她却好像根本没认出他。也是，他不过是他们婚礼上那么客人的其中一个罢了。蒋校长组织大家一起做游戏的时候，蔡军浑身的冷汗都出来

了。他开始后悔。这么多年都忍下来，为什么不继续忍着，非要来什么成人幼儿园。

奇怪的是，张文那个前妻却看出了他的紧张。

「你可以不参加的。」她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女孩儿：「你看她，从来都不参加活动，没关系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蔡军紧张地坐在角落看着大家开心地笑着做游戏，生怕有人会用批判的眼神来看他。可半个小时游戏结束，没有人特别关注他。

他稍稍放松下来。不久后，有个男人来找他，说想跟他一起玩。

蔡军突然想到在自己小的时候——「那件事」发生之前——也曾经有过一起玩的朋友。很单纯，很快乐。「那件事」之后，他变了，朋友们也变了。这个男人跟他一起玩时单纯又快乐，仿佛使蔡军回到了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可放松的时间没过多久，突然，一只柔软温暖的手拉住了他的手。

「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」说话的是一个甜蜜的女孩子的声音。蔡军的心立刻狂跳起来——这绝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——他大力地甩开了对方的手，把那个软软的身子一把推开，吼叫道：「别碰我！！」

可能是因为刚才的状态太放松了，像这样直接反抗，对蔡军来说也是头一回。可态度未免太激烈，女孩儿被他推倒在地上，哭了起来。

「你干什么这么凶？！」跟他一起玩的男人不理解地质问他。

「干你屁事！！！」蔡军面红耳赤地吼着。

来「成人幼儿园」的第一天，还没到放学时间，蔡军落荒而逃。他强忍着的眼泪在电梯里忍不住了，热泪滚滚而下。「果然还是不行。」不光自己没有希望，还「欺负」了别人，这让蔡军感受到了强烈的自责和挫败，更糟糕的是，他刚冲出楼门，蒋校长追了上来。

「你等等，」她喊——却没有动手去拉他。

「蒋校长，对不起，我对别人吼叫了。」他在她面前就像做错事的小孩子，在楼下人来人往的地方用胳膊肘捂住眼睛痛哭起来。

「别难过，」蒋校长说：「刚才我都听到了。你做得非常好。」

什么？蔡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透过迷蒙泪眼，他看到蒋校长欣喜地笑着：「你走出第一步了，真棒！」

「我……」我嚷嚷，还推了别人。

「没关系的，」蒋校长说：「没关系的。」她轻轻地重复着这句话，使蔡军愈演愈烈地痛哭着。他从她的肢体语言看出，她很想给他一个拥抱，蔡军此刻却觉得他还真是需要这样一个拥抱。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蒋校长怀中。这个拥抱使他想起「那

件事」发生之前，他从老师和母亲那里获得的毫无芥蒂的拥抱，是温暖的，治愈的。

蔡军第一天没能回到教室里，他在车里哭了个够才回家。这一天妻子加班回来得很晚，也没提「生孩子」的事，让他松了一口气。第二天，他又鼓起勇气回到幼儿园，找到昨天被推的女孩：「昨天真对不起。」

女孩说：「我也很对不起，我没经过你允许就拉了你的手。」

「我也很对不起，我也朝你吼了。」一起玩的男人也凑过来说。「咱们还能一起玩吗？」

蔡军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就过去了。大家的态度都在告诉他：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真的没关系。」他也终于又投入到了忘乎所以的游戏中。

但离开幼儿园，一切还在继续。第二天回到家时，妻子又开始了。

「我听老刘说你请假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」她插着腰，咄咄逼人。

「有点私事，我得去办办。」蔡军嗫嚅着。

「什么私事？！」

「没什么要紧的……」他端着饭碗，试图躲到厨房里去洗碗。

「呵呵，」妻子冷笑起来：「要不是你没那本事，我还真以为你出轨了呢。」

以往，蔡军听到这话甚至还要松一口气——这毕竟是讨论告一段落的标志。今天他一边刷碗一边觉得忍不住，刷了一半就跑出了厨房，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妻子说：「我想跟你谈谈。」

「谈啥？」妻子嗑着瓜子，嘲讽地问。

「我……我需要你的尊重。」蔡军脸又红了。

「我一向尊重别人。」妻子说话声音底气很足，经常使蔡军感到震耳欲聋：「但是对方也得算是个人吧？你生来带把儿是个男人吧，挣钱挣钱不行，床上床上不行，都不是个男人了，也就不是个人了吧？我凭啥尊重你？！」

「你……」你伤害了我，也没有尊重过我的意愿。这些话蔡军在心里准备好了，可面对妻子这样的态度，他觉得又说不出来了。

「哟~」妻子挺起身子：「不会是要哭吧？就我在这儿养家糊口累一天，回家还得哄小娘们？我怎么不长把儿呢？」

「你别这样说……」在这样的语言暴力下，蔡军还真哭不出来。他激烈地想谈谈的情绪也没有了，只剩了绝望。「算了。我洗碗去。」

「你真不是个男人你！」妻子对着他无力的背影跺脚骂起来：「换了别人，早急了，你就算打我一顿都算有本事！我真瞧不

起你！」

蔡军想用水声掩盖妻子的骂声，可实在掩盖不住。「还让我尊重你？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！」

他想，自己如此懦弱，逃避现实，哪怕是慈爱的蒋校长也说不出一句真棒了吧。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，他又不想去幼儿园了，不如回去上班吧。可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被幼儿园放松的氛围吸引着，还是回到了那个教室里。

今天有主题课，讲的是「我和我的身体。」

蒋校长把这些人都当成真正的幼儿，仔细地讲着人类的器官，当然不只是生殖器官，还有鼻子、眼睛、四肢、大脑。可蔡军面对那些图片，却非常不自在。都是大人了，谁还不知道这些？可每个人都认真地听着，认真地讨论。

「我讨厌别人碰我的头。」一个女孩儿说：「我长得特别矮，老有人摸我头，真讨厌！」

「我讨厌别人推我，尤其是在地铁上。」另一个人说。

「我讨厌别人碰我任何地方。」不知怎么的，蔡军脱口而出。每个人都安静下来，等着他说下去。「我讨厌看到这些图片，讨厌听什么生殖系统，讨厌生孩子，讨厌睡觉。」大概是因为大家都很包容，在这样放松的地方，蔡军特别容易落泪。「我讨厌我老婆，难道不喜欢干那件生孩子的事就不算是个人了吗？我恨孙伯伯，他那么爱干那件事，他才不是个人！」蔡军的头脑一片空白，但却还是接连不断地说着：「他趁我去他家

找孙小童玩的时候把我拖到里屋去猥亵，第一次的时候我才九岁！什么也不懂，可是太疼了，太疼了！为什么要伤害我？！我对我爸说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打我？为什么说我从小不好？为什么还跟孙伯伯称兄道弟？！我恨他们，我恨他们！！！！」

蔡军失控地哭着、哭着，却突然陷入了迷茫。自己这是怎么了？这件事已经隐藏在心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这样脱口而出？难道他不怕被骂不正经了吗？不怕被指责妄想症了吗？难道他好不容易身处于这些温暖的人之间，却又要失去他们了吗？回过神来，蔡军发现，教室里很多「小朋友」也同情地哭了。蒋校长蹲在他面前，温柔地说：「谢谢你把这些说出来。」

「你什么也没做错！」

「你老婆太过分了！」

「小朋友们」七嘴八舌地说。蔡军发现大家都对他更和善友爱了，谁都想跟他一起玩。还有几个「小朋友」，放学后加了他的微信。「咱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」他们对他说道。

原来如此啊，蔡军想。是他们先给了他一股力量，就像「你可以说的，我们能理解，我们能接纳。」而他已经等了太久、忍了太久，一直在期盼着能有人倾听他、接纳他啊。蔡军又哭了起来，哭得又委屈又喜悦。

这一天蔡军回到家时，感到自己的内心被洗过一样轻松和干净。从没说出过的秘密终于说出来了，被相信了，被理解了，

被接纳了。但他也知道，这轻松的感觉只是一时的。事情还远远没有解决。

妻子回家时，穿了一身很漂亮的连衣裙。早些年她刻意打扮总让蔡军紧张，这些年，她早就把打扮换做了羞辱。蔡军很擅长观察人，他立刻发现了今天妻子特别漂亮。

「漂亮吧？」她笑得很明媚。

「漂亮，这衣服很适合你。」蔡军真诚地夸奖道。

「哈哈，你觉得漂亮，别人也觉得漂亮。今天有个大哥问我什么时候离婚，说他到时候绝对要追到我。」

蔡军知道这句话是人身攻击的开始。但他就是不知究竟该如何回应妻子才会满意。她又得意洋洋地说：「我说，等什么离婚啊？反正现在我就跟单身差不多，还不如就先谈着呢。你说呢蔡军？」

她漂亮的笑着，眼神里却全是鄙夷和讥讽。

「不用，咱们离婚就是了。」蔡军说。

蔡军和他妻子，适婚年龄一见钟情。他爱上她的高挑美丽，她也爱上他的俊俏。蔡军即使现在快四十岁了，乍一看也像一个花一样的美少年。他白皙、俊朗、温柔，讽刺地说——是男女都爱的那种可爱的容貌。婚后，妻子很快发现他的冷淡，他的冥顽不灵。勾引也勾引过，哀求也哀求过，哭闹更别提了。随着催他们要个孩子的声音越来越急促，妻子终于开始了对他无

尽的羞辱。仿佛羞辱他、殴打他、强迫他，才能抚平一点点她心里的创伤。

蔡军知道妻子有她的需求，也有她的压力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妻子对他原来还有很深的感情。听到他冷酷无情地提出离婚，妻子崩溃了。这个个子跟蔡军一样高、像运动员一样健美，从未有机会在丈夫面前示弱的女人，哭成了一个孩子。

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就这样不要我了？你忘了咱们过去有多好，你说我就像歌里唱的太阳，蔡军，你都忘了吗？」

蔡军不知怎样安慰她。妻子扑进他怀里，他僵硬地环着她的身子。手臂的冷硬妻子一定感受到了，她哭诉着：「我对你太凶了，那都是因为爱你！要不是因为爱你，我为什么不离婚，为什么不干脆随便找个男人出轨？我爱你，别不要我！」

想把心里话说出口，竟然还能面对比无尽的羞辱更难的情况。蔡军又想放弃，但他却想起了今天在「幼儿园」里，大家给他的支持。

「小妹，你听我说。」不知多少年没有这样叫过她了。「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同房。」

妻子抬起头来惊慌地说：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没事，我带你去看医生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能治好！」

「不，不……」蔡军尴尬地解释着：「这是心理问题，你不是问我最近请假去做什么吗？就是去做心理治疗的。」

「心理问题？你有什么心理问题？别听他们胡说，都是骗钱的……」

「我不能跟你说，心里接受不了，但希望你能理解：我小时候受过心理创伤，所以现在每一次同房都非常痛苦。」

「小时候的事儿谁还记得啊，你不要想了不就完了吗？你不是神经病，别跟疯子学，还去做什么心理治疗啊！」

「小妹……你没经历过所以不明白，但这事根本不是能不去想的……」

「好，那你说说，你究竟受过什么创伤？早恋了？这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」

「不是早恋，我说了这事情我不想说。」

「为什么不想说？你是不是对不起我了？你现在就是为了别的女的要跟我离婚是不是？」这是扯到哪里去了，妻子只能想象到这里了。她真的能理解吗？蔡军觉得自己又快要缴械投降了。但他拼命耐着性子撑着：「真的不是早恋……也不是什么女人。」

「不是女人？」

蔡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他想，妻子总是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的最亲密的人，无论未来结果如何，他都得对得起她，给她一个解释。横下一条心，蔡军开口了：「我小学的时候被我爸的朋友孙伯伯猥亵过很多次。」

说出口了，妻子怔怔地看着他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这几分钟，使蔡军坐立难安。妻子开口：「原来你是同性恋？」

蔡军从未想过被伤害的事实还能被误解成这样，他终于勃然大怒：「我是被迫的！！！你凭什么说我是同性恋？！他强迫我，威胁我反抗就要说出去，我的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，就跟你一样！！就跟你强迫我的时候一样！！所以我不光不愿意跟你同房，连看见你都害怕！！行了吗？！满意了吗？！！？」

蔡军不知道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。本想好好跟妻子谈谈，也把自己最痛苦的秘密告诉了她，最后却落到撕破脸的结局。蔡军在客房里反锁了房门，只想自己待一会儿，妻子却在外面大声哭喊，说蔡军没良心，是个同性恋、变态。蔡军听着她的那些话，觉得对她最后的期望和同情都没有了。他只想远远躲开这一切，甚至远远地逃离这个世界。他缩在被窝里紧紧地裹住脑袋，在激烈的情绪中无法入睡。但夜深了，突然之间有个声音闯进了他的脑海。

「你很棒。你做出了反抗，表达了自己。」

蔡军急促的呼吸骤然平稳下来。今天的整场对话时多么艰难，他却没有一次像从前一样逃避。「你做得很好，蔡军。」

在这样的想法的鼓励下，蔡军做出了一个更大的决定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看到妻子黑着眼圈、红着眼眶坐在客厅里。在她又开口伤害他之前，蔡军抢先说：「今天是我爸的六十大

寿。你跟我一起回去一趟吧，」蔡军冷冷地说：「带你见见我孙伯伯。」

蔡军的父母都已经退休了，还住在工作了一辈子的厂区大院儿里，还跟相处了一辈子的老朋友们混在一起。蔡爸爸的六十大寿是老兄弟姐妹们相聚庆祝的借口，蔡妈妈为了请客，已经忙活半天了。

「妈，您先休息会儿，爸，您也坐下，我有事情想对你们说。」蔡军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。他今天回来只有一个目的，所以并不躲避，直入主题。

「怎么了，你这孩子别吓唬我！」蔡妈妈一边擦手一边拉住蔡军的胳膊。两口子都面色苍白，一看就知道不对劲。

四个人围坐在茶几前，蔡军直截了当地开口说：「爸爸，您记不记得我小时候跟您说过，孙伯伯对我做过不好的事情？」

蔡军以为爸爸听他旧事重提会勃然大怒，但他却一脸茫然。原来他当时的诉说，爸爸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完完全全地忘记了。

「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，孙伯伯开始猥亵我。除了伤害我的性器官之外，为了让我屈服，他还掐了我的脖子和腿。每次发生这件事后，我都会流血不止。我自己去过一次医院，后来也不再去了，只能等几天，伤口愈合。」

妈妈的脸立刻变得煞白。她慌乱地去扯自己的老伴儿：「这事儿你知道？」

爸爸也很慌，他没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事来。「我当时对爸爸说过，但爸爸显然已经忘了。当时爸爸对我说，我不正经，不识好歹，孙伯伯疼我才跟我玩的，能有什么事儿。所以在那之后又发生过许多次，我不再跟你们说了。」

妈妈哭了起来：「我早就说老孙不是个正经人，你还天天跟他混在一起！！」

爸爸受到这两方的指责，恼羞成怒：「我说错什么了？要不是你不正经，谁会欺负你？他怎么不欺负别人？」

可能是昨夜被污蔑是「同性恋」的屈辱给蔡军打了预防针，爸爸现在又这样说，蔡军并没有被痛苦击倒。他冷冷地说：「他选择我，第一，因为我长得漂亮。第二，因为我软弱好欺负。第三，因为他知道我的爸爸不会给我撑腰。」

「你……你的意思是，这事儿都怪我？」

「怎么不怪你！」妈妈哭喊着：「你老说什么小军是儿子，不能惯他臭毛病，儿子不是人呐？儿子就不会被人欺负了，你当老子的就能啥也不管了？」妈妈推打着老伴儿，咬牙切齿地哭道：「我昨天还给老孙家送了螃蟹，畜生！！！！你们都是畜生！！！」

「所以，」蔡军继续说道：「我留下了心理创伤，没办法跟我太太正常同房。你们催着我要孩子我们要不上，这是主要的原因。我已经对她提出离婚了，让她趁着健康年轻再去找个正常的男人改嫁吧。」

坐在身边的妻子也掩面哭了起来。蔡军无暇顾及她想了什么，但妻子悄悄握住了他的手。这轻轻的一握包含着理解和安慰，蔡军竟然没有感到抗拒。

「我今天回来，是为了跟孙伯伯把这个账算清楚。我知道他是您的好兄弟，」蔡军冷淡地对爸爸说：「我也不关心您二位以后还会不会是好兄弟。事情发生在我和他之间，我先打声招呼，很抱歉，有可能要把您的六十寿宴搅合了。」

这时，有人按门铃，客人们开始陆续地来了。蔡妈妈眼眶还红着，老朋友们问她怎么了，蔡妈妈挤出笑容来说没事没事。蔡军和妻子像两尊佛像似的僵硬在沙发上，直到孙伯伯和他妻子一起来了。

自从离开老家，蔡军自然没再见过这个人。在太痛苦的回忆中，他甚至想不起这个人究竟长什么样子。今天见到，发现他看起来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，仪态中还带着爽朗和慈爱——就像每一个这样年纪的老头一样。

他看到蔡军，愣了一下，接着马上笑逐颜开：「哟！今天小军来拉？好久不见，长得还是这么俊啊。」他笑容满面地直冲着蔡军过来，蔡军浑身紧绷，进入战备状态。没想到蔡妈妈一个健步冲了上去，狠狠地把孙伯伯推开。

「你离我儿子远一点！！」

所有客人都呆住了，蔡妈妈兀自像一头护犊子的母兽一般对孙伯伯吼叫道：「你干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以后我们家再也不欢迎你！老蔡要是还跟你交好，我连他一起赶出去！！」

旁边不明真相的阿姨来拉蔡妈妈：「这是怎么了，有话好好说。」

「你们听好了，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，护好了，别让这头畜生伤了身子又伤了心。」

话说到这里，听不明白的也听明白了。孙伯伯面红耳赤，但他既然干得出那样的事，当然也不是普通的人。他竟然哈哈大笑起来：「你们这是听见什么风言风语了？误会，误会！小军，你是不是把你小时候在我们家玩儿捉迷藏的事儿记错了？」他一边说，一边摆出无辜又大度的姿态来向蔡爸爸求助。蔡爸爸却没有回应他，他缩在一旁，低着头像一根干枯的萝卜。

得不到帮助，孙伯伯马上说：「男孩子小时候野，小军小时候在我们家玩儿的时候难免有个磕碰，谁没有过啊？老蔡，也是我不好，孩子摔了我也没跟你说，你看现在这成了天大的误会。」

孙伯伯的妻子在旁边帮腔道：「小军你也是，从小就不大气！小磕小碰的事情这么多年还记得来算账。你倒是说说，孙伯伯怎么你了？推你了，打你了？你有什么证据？」

所有人都盯着蔡军。他冷静地开口：「孙伯伯，你是一个恋童癖，也是同性恋。我不知道除了我你有没有伤害过别的孩子，你犯了罪，伤害了孩子，你应该伏法，但我今天只想告诉你：我不再怕你了。你对我做过的那些事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你。」

「恋童癖？同性恋？」客人中有一位阿姨带来了自己的小孙子，她紧紧地把孩子抓在手中。

「胡说八道！」孙伯伯的妻子吼起来：「你这是污蔑！别以为你还是小孩儿呢张嘴就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帽子就往人身上扣？哦，我们老孙是同性恋，我是他老婆我不知道？！」

「看来你本来就知道啊！」蔡妈妈梗起脖子：「家丑可不外扬是吧？别人家的孩子都不是个玩意儿，只有你自己老头儿是人？」她把她一推老远，孙伯伯马上攥住了蔡妈妈：「你还动上手了？少来劲啊！」

一直坐在角落里的蔡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冲了过来。他一手拎着孙伯伯的领子，一手拎着他妻子的领子，把他们俩一路提出大门。推出门外，关门，反锁，一气呵成。他对着大门吼：「滚！！！！！」

好好的寿宴，果不其然搅合得一团糟。客人们当然也吃不下什么了。礼物放下，一个个都找借口走了。有一位老阿姨红着眼睛来找蔡军，对他说：「你记不记得小华？他现在住在疗养院里。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，可我们一家子太懦弱，不敢像你这样找那老东西算账。我们对不起小华，也对不起你。」

「别这么说，阿姨。」

「你今天做了这件事，大家都认清了他的嘴脸。小华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」

最后，只剩了各怀心事的一家四口，围坐在丰盛的寿宴前。

蔡爸爸灌了几杯烈酒，突然对蔡军说：「儿子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姑娘，我们也对不起你。」

蔡军的妻子说：「自从我们俩结婚，咱们四口儿好久没有这样团圆在一起了。爸，妈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喊你们了。蔡军想离婚，现在我也同意了。」

蔡军惊讶地看着她。

她动情地望着蔡军：「我是个粗人，既不温柔也不体贴。你受了这么多苦，我对你一点儿也不理解还不说，也反复地伤害了你。」她热泪盈眶。蔡妈妈拉住她的手说：「别这么说。你太好的年华，我们也耽误了你。这些年，你也吃了不少苦。」

「是啊，」妻子摸了一把眼泪说：「我也不好过。我敬大家一杯，咱们好聚好散。蔡军，我是真的爱过你，你别再恨我，也别把我忘了。」

蔡军的痛苦的、挣扎的半生，终于这样结束了。他回到成人幼儿园，跟理解他、支持他的人们共度了一段时间，又辞了职，换了一份快乐些的工作。一段时间后，他听说前妻又结婚了。他看到她朋友圈发来的照片，还是那个明艳泼辣的女人，穿着耀眼的婚纱。这一次一定会真正的幸福吧！

蔡军也认识了一个女孩儿。她特别温柔，蔡军对她说什么她都懂。最重要的是，当她拉起蔡军的手时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。

